



秋日落叶。 蒙海龙 作

一院秋风拂旧檐

伍爱辉

时序入秋，长风自鉴江下游长堤漫卷而来，掠过千亩连片晚稻，穿过纵横交错的田埂，绕过临水而立的村落，最终轻轻拂过老家老屋的檐角。

这是岭南独有的秋风，全然不似北方秋气的凛冽肃杀，褪去夏风裹挟的溽热莽撞，也无冬风割面的刺骨寒凉，自带一层恰到好处疏淡分寸，缓而不滞，清而不寒。风线绵长

柔软，漫过青瓦屋脊，擦过院中古木枝丫，钻过半敞的木格窗，一院风物，皆被这股往来不息的风慢慢熨帖。我独自在青石阶前，听风擦过朽木檐椽的低回轻响。

故园坐落在鉴江沿岸的岭南水乡，青瓦老屋依地势而建，四面青砖合围，圈出一方不大不小的院落。老屋檐角低矮平缓，木椽历经数十年日晒雨淋，

原本浅黄的木料早已沉成暗褐，木纹沟壑里嵌着经年尘土，却稳稳托住岁岁来去的秋风。院前斜生一株老桂，枝干虬曲横斜，年年深秋，秋风一至，便催开满树细碎金蕊，淡淡香气随风漫溢，落在青石板石阶、雕花窗沿，落在墙角常年晾晒粗布衣裳的竹竿上。风掠过墙根丛生的青苔，拂过阶前自生自长的野菊，卷起几片褪尽浓绿的蕉叶，悠悠旋落地面，无声铺展一层浅黄。整片乡土没有古诗词里常见的悲秋萧瑟，只有岭南水土滋养出的淡静舒展，天地褪去盛夏铺天盖地的浓绿，色调转淡、转柔，山川草木都顺着节气时序，缓缓归于敛藏自持的状态。

少时常年居于故园，日日行走巷陌田埂，与秋风朝夕相伴，只觉寻常风物不值一提，从不懂驻足细细体味风里藏着的深意。我总跟着祖辈踏风下田，弯腰收稻、捆禾、挑担，秋风吹散劳作带来的满身燥热，也吹走孩童心底的烦闷。日暮时分，日头沉向远山，劳作的乡人陆续归家，外婆总会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前檐下，蒲扇轻摇，晚风恰好绕院而来，徐徐吹散一身劳作乏意。

外婆闲话农事，语调舒缓安和，句句贴合乡土时序。她说秋风养地，夏日草木肆意疯长，耗尽水土养分，待到秋风吹遍乡野，草木慢慢收敛生机，落叶腐于泥土，化作来年滋养万物的肥力；她说稻穗垂首是知礼，风越大，穗头垂得越低，人亦该如此，越有所得，越要懂得

低头自持。彼时童心懵懂，只贪恋追逐嬉闹，风卷起落叶便追着跑，风掠过枝头便伸手去抓，一心向往城外高楼林立的繁华喧嚣，只觉得乡土平淡闭塞，没有霓虹灯火，没有热闹街市，总想尽早离开这片土地，奔赴外界光怪陆离的光景。我将这檐下清风、田间稻香、乡土安稳随手抛在身后，只顾一路向前奔跑，以为远方永远春光烂漫，永远热烈鲜活，全然看不见秋风里藏着故土最深沉的根脉与温情。

入城谋生数十载，我终日困于钢筋水泥构筑的密闭楼宇，鲜少遇见这般舒展自在的自然长风。城市街巷车流不息，霓虹灯火不分昼夜，彻夜长明，四季恒温的空调冷风常年环绕周身，少有一缕纯粹自然的秋风，能毫无阻碍漫入窗棂，安抚紧绷已久的心神。日复一日奔波劳碌，被名利琐事层层裹挟。无数个不眠长夜，窗外只有车流轰鸣，没有清风，没有虫鸣，辗转难安之时，心底总会空落落的，不受控制地惦念故土那一院秋风，惦念旧檐下清淡朴素的烟火，惦念风里稻谷与桂树交织的润和气息。

此番归乡，无人打扰，我独自守着老宅，整日静立院中，看长风反复拂过老旧屋檐。木质窗扇被风推得轻轻摇晃，檐下悬挂多年的旧竹篮随微风微摆动，竹篮里还留存着少时采摘桂花、晾晒干货的细碎痕迹，目之所及，全是年少熟悉的光景。村落邻里作息依旧遵循农耕时序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

不曾被都市快节奏打乱步调。偶有乡邻隔墙闲谈，话语舒缓安和，不慌不忙，没有急促催促，秋风捎走细碎语声，散在田间堤岸，消散在辽阔乡野之间。

我缓步走在村落街巷，脚下青石板被连日秋风、晨间薄露浸润，润和平缓，两侧老墙斑驳剥落，老树疏枝横斜，全都笼罩在淡淡秋雾之中，朴素淡柔，安静从容。

秋风无声，却藏尽世间岁月箴言，是天地交付人间最悠远的体悟。春夏两季，世间万物皆向外蓬勃舒展，热烈奔赴，肆意生长，争着抢占天光雨露，如同年少之时的我们，一心向外追逐，渴望被看见、被认可。草木褪去浓翠，将养分收于根茎；稻穗沉头垂首，静待入仓归藏；河水放缓流速，顺着堤岸平缓东流，不再奔涌冲撞。世间万物皆有固定节律，荣枯轮回，盛衰更替，本是自然常态，从永恒恒盛，亦无长久低谷。

白日风势浩荡，漫过稻田长堤，开阔辽远；暮色渐沉之后，秋风愈发清柔舒缓，褪去白日的浩荡，变得轻浅漫远。我独坐老屋木窗之下，闭目静听风声，长风穿檐绕院，桂香断续随风漫入屋内，淡而不寡，清而不寂。指尖抚过老日木窗纹路，触到经年风雨打磨的润和质感，脑海里浮现祖辈在此起居劳作的漫长岁月。这年年往复的秋风不喧哗、不张扬、不悲戚，以宽厚柔和包容世间沧桑，容纳人间所有悲欢离合，悠远滋养一代代生于此、长于此、漂泊于此的乡土儿女。

故乡开渔

（组诗）

■ 肖景文

薄雾缠绕龙头岭
朝晖漫过银色滩涂
白鸥低低掠过海面
一声鼓，唤醒沉睡的古港

海风翻开岁月长卷
千年渔歌，依旧在港湾回荡
一场庄重的祭海礼
正在八月的晨光里缓缓开场

供案整齐，香火袅袅
虔诚的祝愿托付苍茫海洋
世代相传的习俗
是渔家，与大海不变的相约

二

锣鼓骤然响起
雄狮腾跃，彩旗漫过蔚蓝长天
八方宾客奔赴渔港
烟火，在这片海岸热烈舒展

笛声穿过喧嚣人群
歌舞盛放滨海的浪漫
桥上车流往来不息
岸边人声沸扬，汇成人间诗篇

我们恭奉一炷心香
感念大海无私的馈赠
敬畏碧波，敬畏潮声
守住山海之间朴素的信仰

三

一声礼炮划破长空
等候已久的渔船，缓缓驶离
千帆浩荡，破开长风
向着浩渺无垠的远方扬帆闯荡

北斗照亮前行航路
风浪磨砺渔家硬朗的脊梁
乘着时代浩荡东风
新区崛起，渔港焕发崭新光芒

渔网上盛满期盼
把美好的愿望交付无边沧浪
愿每一次出海平安
愿每一趟归航，鱼虾满舱

四

落日垂落海面，铺万丈霞光
晚风轻抚漫漫长堤岸
远处点点归帆踏浪而来
满载大海慷慨给予的奖赏

街市响起热闹喧哗
鲜美的海味飘散街巷
渔乡的幸福，在波光里流淌
一曲生生不息的山海华章

潮起潮落，初心不曾遗忘
古老渔港奔赴崭新荣光
人与自然温柔相守
岁岁开渔，岁岁，奔赴希望

补渔网

■ 王海志

海潮起起落落
渔船泊在滩边
梭子、网线与剪刀
静静摆在身旁的沙滩

梭子穿梭于指节，穿过一个
个破洞
游刃在交错的网线之间
穿引，拉紧，打成绳环
破损的渔网，渐渐重归完整

晚霞斜拂椰子树
光影斑驳落在渔船之上
映出渔家人一张张黝黑坚毅
的脸庞

大海的召唤

■ 尹庆

晨起看冉冉上升的朝霞
也看落日沉入水中的壮举
我辨别夜晚亮起的星星
也能识别经过的每处岛屿

大海，每一次从你身边经过
都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
感受你激情澎湃的力度
也感受你颠簸的晕眩

我不想在岸上沉默不语
更不想安稳平静的日子
我不想用缆绳将自己系住
内心时刻有着大海的召唤

晨曦归帆

■ 柯 萝

最先是一线蟹壳青，慢慢洇成淡淡的绯色。回港的渔船逐渐多起来——船头插小红旗的是远洋船，船帮漆蓝条的是近海船。它们一艘接一艘地靠岸，船舷相碰，发出沉闷的木头撞击声。船老大们站在船头，黝黑的脸膛上咧开笑容，露出烟熏黄的牙齿。

缆绳落地，闷闷的。一艘小船的船头插着野花，在晨风里轻摇。老渔夫把最后一筐鱼搬上岸，动作不紧不慢，像在完成每日的仪式。老伴在码头上接应，两个人安静地传递着收获。阳光照过来，把他俩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水面上，随着微波轻轻晃动。

太阳跃出海面。

港口刹那间明亮起来——鱼鳞的光泽，额角的汗珠，空气里飞舞的水珠，全都清晰可见。人潮依旧，但喧嚣沉淀下来。挑着空担子的小贩往外走，竹筐在扁担两头晃动；挎篮的妇人满载而归，篮里的鱼尾一翘一翘。

我站在高处回望。

港口像个晨练后的巨人，正在惬意地喘息。进港的船只静静泊着，桅杆在淡蓝幕上画出稀疏的线条。海水退去一些，露出湿润的泥沙，上面留着层层叠叠的脚印——赤脚的，穿胶鞋的，大的小的，像是大海写给陆地的信。潮声从容地响着，太阳把整个港口镀成暖融融的金色，湿漉漉的石阶泛着温柔的光。

港口日日这样醒来，又日日这样睡去。它见过多少回潮涨潮落，送迎过多少片帆樯？可每一天的清晨终究是新的，那些湿漉漉的印记，转眼就会被新涌上来的潮水抹平，再被人们踩出新的痕迹。

早市的人潮渐渐散去，零星摊贩在收拾残局。渔船静静地泊在港中，油漆在晨光里显出湿润的深蓝。桅杆顶上，海鸟收拢翅膀，悠闲地梳理羽毛。海浪轻摇着船只，像母亲在哄摇篮里的孩子——不，是唤醒，是温柔地唤醒。今天还很长，海还很远，那些船还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带回更多的银光闪烁的梦。

到湛江来赶海

■ 林翠珍



捡蚝人。 蒙海龙 作

眼神专注而坚定，双脚稳踏着，宛如扎根在岸边的一株株粗壮的木麻黄树，百人之力瞬间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。看，渔网在水中逐渐收紧，原先还在自由遨游的大鱼，开始察觉到危机，纷纷试着游走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它们柔软的鱼鳃一张一合，急促地呼吸着，“啪啪啪”地摆动着漂亮的尾巴。大网越收越紧，密密麻麻的鱼群，在网中跳跃、碰撞，发出悦耳的声响，光滑的鱼身在阳光下交相辉映，银鳞闪烁。人们呐喊着、欢呼着：“这一网，又是丰收啊！”

大网拉至还有四五米宽的水面时，鱼儿已群集于网中，再也无法拉动。这时，渔民们止步停手，拿起带柄的铁网，把鱼堆一网一网地舀起。一年又一年活蹦乱跳的鱼，运到市场去。沙滩上人山人海，拉网后随处可见小鱼小虾，网眼里也嵌着各种各样的鱼，你随便捡一些回去吃，渔民也不计较。

退潮后，带铲子、铁耙等工具，能在沙滩上挖到很多海螺、螃蟹、花甲，还能在裸露的礁石上敲到很多野生蚝仔，那味道鲜美无比。

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

（三十）

本版稿件由
《湛江日报》提供